

中国  
现代文学  
诗歌版本  
闻见录

(1920~1949)

张泽贤 著

张泽贤 著

# 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

(1920~1949)

 上海远东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 1920 ~ 1949 / 张泽贤著.  
上海: 上海远东出版社, 2008  
ISBN 978 - 7 - 80706 - 847 - 1

I. 中… II. 张… III. 诗歌—版本—研究—中国—1920 ~  
1949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9510 号

策 划: 黄政一  
责任编辑: 张喜梅  
封面设计: 张晶灵  
版式设计: 李如琬

## 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(1920 ~ 194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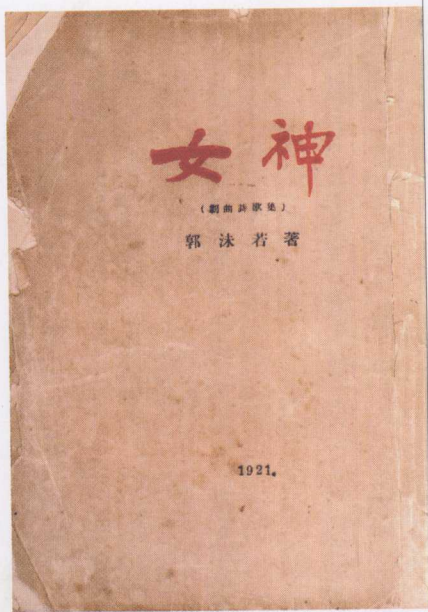
著者: 张泽贤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 
地址: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 
邮编: 200336  
网址: [www.ydbook.com](http://www.ydbook.com)  
发行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 
制版: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市印刷二厂  
装订: 上海张行装订厂  
版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 
印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 
字数: 523 千字  
印张: 20.125 插页 5  
印数: 1—3250

ISBN 978 - 7 - 80706 - 847 - 1/G · 954 定价: 6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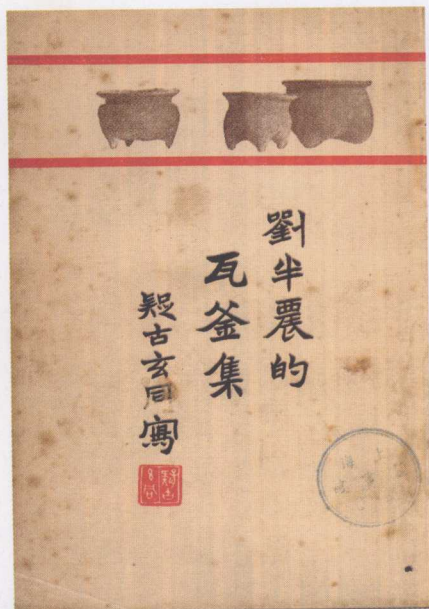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62347733)  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  
零售、邮购电话: 021 - 62347733 - 8555



《女神》(郭沫若著)



《新詩年選》(北社編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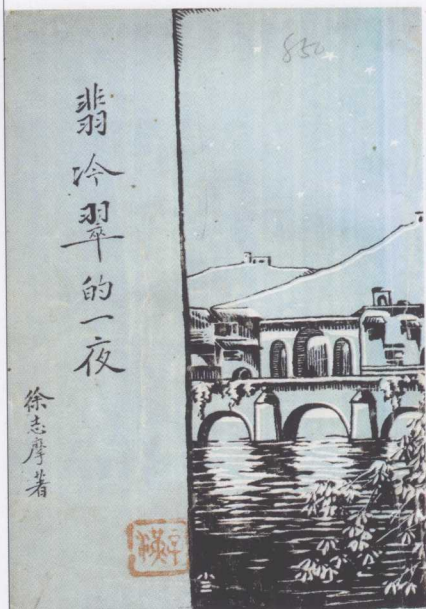
《劉半農的瓦釜集》(劉半農著)



《蛋歌》(鍾敬文編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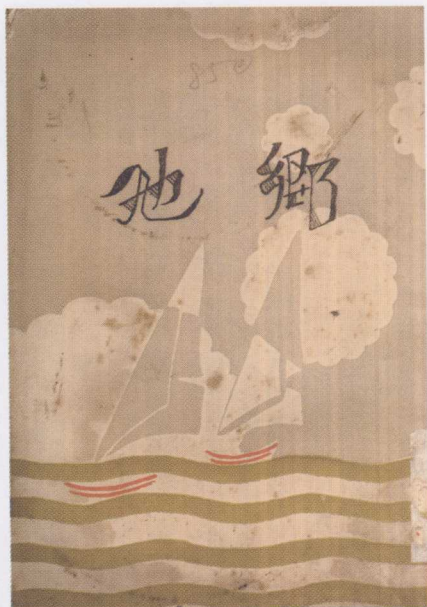
《君山》(韦丛芜著)



《翡冷翠的一夜》(徐志摩著)



《红纱灯》(冯乃超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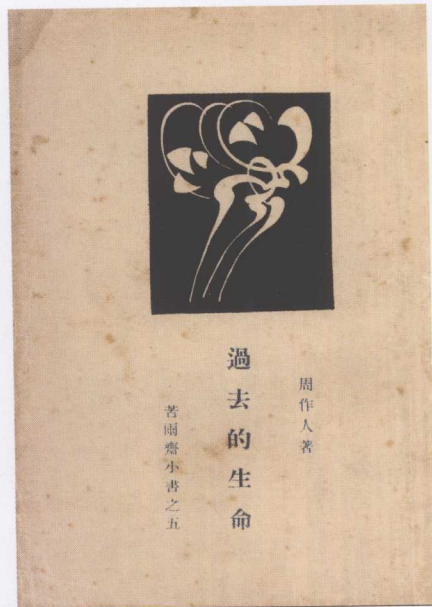
《他乡》(焦菊隐著)



《岭东恋歌》(李金发编)



《乘桴集》(柳亚子著)



《过去的生命》(周作人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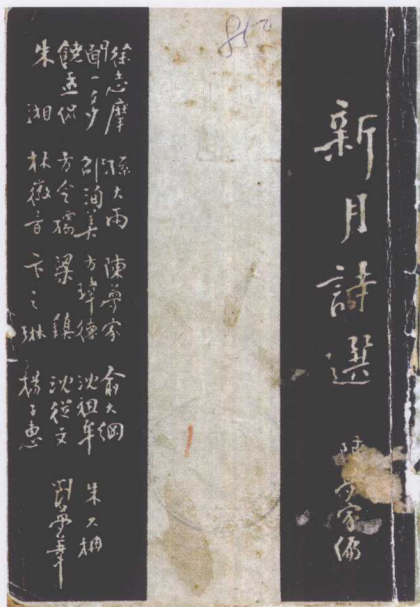
《誓言》(陈伯吹著)



《繁星》(冰心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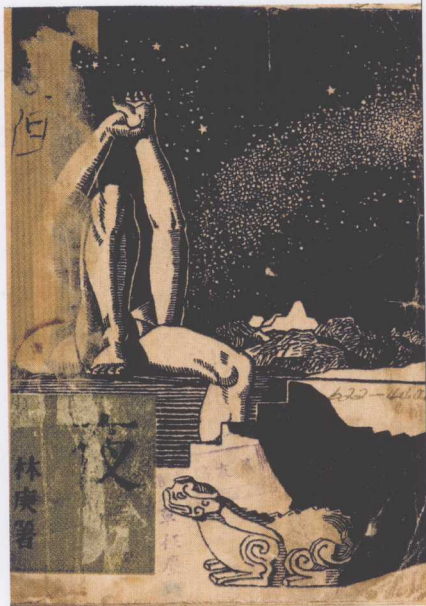
《狮子吼》(王平陵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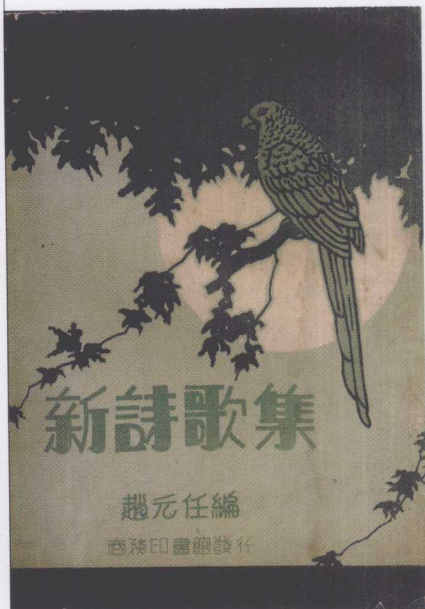
《新月诗选》(陈梦家编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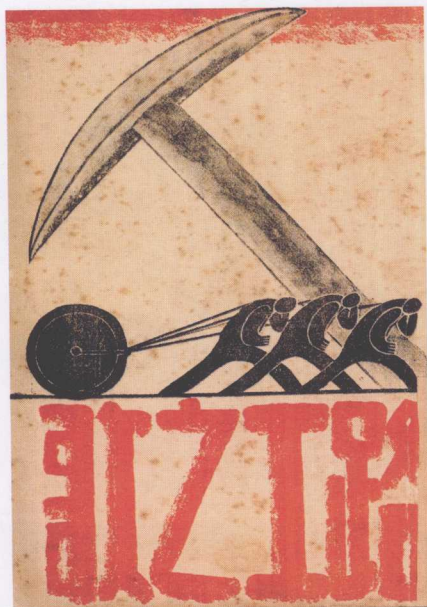
《夜哭》(焦菊隐著)



《夜》(林庚著)



《新诗歌集》(赵元任编)



《路工之歌》(江岳浪著)



《六月流火》(蒲风著)







《冬天·冬天》(袁水拍著)



《宝贝儿》(臧克家著)



《小面人求仙记》(梅志著)



《手掌集》(辛笛著)

# 誘惑的城市

羅迦著



詩海叢上

《誘惑的城市》(羅迦著)

文藝創作叢刊

黎明的通知

艾青著

《黎明的通知》(艾青著)

艾青

火把



文藝叢刊之十二  
文化生活出版社

《火把》(艾青著)

中國新詩壇的  
昨日今日和明日



《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》(草川未雨著)

# 自序

《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(1920~1949)》，虽是继《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版本闻见录(1905~1933)》之后的又一部介绍现代文学版本的书籍，但更主要的成因还是有感于现代新诗史著作的大同小异，甚至类同，且缺乏“史的形象”而激起的一种写作欲望。当拜读了不是科班出身的沈用大先生的《中国新诗史》——一部很有思辨力的大作后，也为这部好书缺乏版本形象而遗憾，因而很想从新诗集版本的角度来对“新诗史”进行形象“修补”，以此说些“形象话”。

其实，要想为新诗版本说“形象话”，也非易事。从现今所知情况看，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中，出现过众多新诗流派，诗人以百计，诗集以千计，诗篇则更多更杂，当以万计，如此众多诗人、诗集、诗篇，哪怕只把新诗集拿来研究，靠一己之力也是很难弄清楚的。如以《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》收录的700多位现代诗人、1300多部诗集的书目为依据，能见到其中部分诗人五分之一的诗集版本，已经够幸运了。因此，从此意义上讲，要为新诗史说“形象话”，也只是“以点及面”的话语。不过，即便是这么些“形象话”，也够让人兴奋不已了！

这“兴奋”，不外乎三点：其一，从未见到过这么多诗集版本书影，包括名诗人和名不见经传诗人的诗集版

本；其二，从未听到过还有这么一些诗人的新诗集版本，特别是一些从未“入史”的诗人的版本；其三，从版本的角度，将改变或者否定过去一些违背历史的、不完整性的认识，这是在看到众多诗集版本之后的一种必然结论。

兴奋的理由可能还有，但这三点应该说是主要的。

现在还留存在世的新诗集版本，较之现代文学的小说、散文、戏剧和翻译版本来说，数量相对较少，但就是这么一些版本，现在也已经非常罕见了。这些版本，私人手中有藏，数量极少；国家图书馆有藏，数量较多，但也很不全，漏收、失收的新诗集版本仍然不少。即使较为完备的《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》中存有的书目，“有目无书”的现象还很多，看不到的版本实物也不在少数。再说，以往能见到的“版本实物”，留存在书籍上的形象也很干瘪，数量也少，且只限于某几个作家的诗集，绝大多数在当时大有名气或小有名气或名不见经传的诗人诗集，根本无缘见到，似乎这些诗人在现代文学史中根本就没有存在过……如今，笔者不揣浅陋，把自藏、他藏、私藏、公藏，所能见到的新诗集版本认真梳理了一遍，辑录了将近200种新诗集的版本书影、版权页以及其中印有的插图、照片，并记录序、跋等文字，以较为完整的形象，“复原”了这些诗集版本的“基本面貌”，同时也复原了这些版本主人的“血肉之躯”。可以这么说，读过众多新诗史著作的朋友，再读这部诗歌版本见闻录，定会感到眼前豁然开朗，激动不已……这种“兴奋”，将增进喜爱现代文学的朋友们对新诗史的理解与认识。

熟悉新诗史的朋友，在这方面的知识再多，特别是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专业的朋友，以往也只是认识了几位耳熟能详的诗人，以及由他们所“构成”的“历史”，如郭沫若、艾青、徐志摩、蒋光慈、蒲风、任钧、王独清、杨骚、袁水拍、臧克家、邹荻帆等，但是，即便是这批长期受到“推崇”、出版过较多新诗集的诗人，其中不少人，也因着某种历史或人为的因素，很早很快就在人们面前消失了，如蒋光慈、王独清、杨骚等。这

种消失,是诗人连同诗集一起的消失,是一种“彻底”的消失。而留存于世的,只有几个少得可怜、被捧得很高的诗人。然而,哪怕是这些戴着桂冠的诗人,他们的诗集版本也还是难以完整地看到。所有这一切,使人们对于现代新诗史的认识,始终在一种扭曲、残缺和可怜的境地中徘徊,完全囿于狭隘天地而不能自拔——似乎,中国现代的诗歌界,只有这么几位崇高而可怜的诗人在支撑着现代诗歌的“蓝天”!从笔者搜集的、以往从未见到过的诗集版本来看,即便是读过新诗史的朋友,仍会大吃一惊的,其中有不少诗人,在比较完整全面的新诗史中,仍然没有他们的“位置”!紧接着,人们便会扪心自问:“一部完整的、文字与形象俱佳的新诗史,到底何时才能浮出水面?”——这就是现时人们对于新诗史,或者说是对于整个文学史,希望能说“形象话”的一种“企盼”!这工作虽很重要,但又不能一蹴而就,是需要众人不懈努力的!

以往的现代文学史,无论是翻译文学史、戏剧文学史,还是诗歌文学史等,都存在着一种因极“左”影响而导致的残缺与扭曲,并由此而框定、禁锢了几代人的思想,形成的是一种不完整的文学史定势。这种不正常的现象,一直影响着对文学史的认识和对文学史的研究。即便是近期出版的各种不同的文学史,仍然还残留着不少违背文学史发展规律的现象,仍然跳不出对文学史不完整和存有偏见的诠释。笔者之所以推崇沈用大的《中国新诗史》,正在于它少有偏见且还相对完整之故。因此,要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,也并非一朝一夕能做到的。虽然从理论上完全可以用文字加以表述,并逐步改变对文学史不完整的诠释,但此路也不会很平坦。笔者在想,如能开辟另一条路去探索,也许是个好办法。比如最有效的方法,那就是从现存还能见到的版本中去挖掘作家、诗人和历史的版本形象,以形象扭转文学史文字表述的枯燥,以及无法说话的“哑巴现象”;以更为直观的形象,为众多理应成为文学史主角的小说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、翻译家和诗人张目,并让他们与戴着桂冠者一样,也能在文学史中占有自己“形象”的一席之

地,从而使文学史更加趋于完整!——这正是笔者著述《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(1920~1949)》的初衷。

其实,对新诗集的感悟,除了以上三个“兴奋点”外,也许还有很多,那也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。笔者在细读了不少新诗史,以及看到不少新诗集版本之后,也就产生了自己的“仁智观”,也可以说是一种“自我理解”,这“理解”可归纳为两个字:“诗场”。

“诗场”,是笔者的杜撰。这“场”,就同人们熟悉的“磁场”、“气场”一样,也是一种物理现象。笔者之所以要用这样一种形态来理解“诗歌”,那是因为在现代文学的五大门类(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、翻译)中,诗歌是最能体现“场”的效应的一种文学类型,而且,它就是在“场”的作用下孕育、产生、运行、奔突与前进的,它所形成的轨迹,相对于其他门类更为清晰可见。

“诗场”的产生,首先得力于诗人——诗人是“诗场”的“源”。那么诗人又是一种什么“物质”呢?对诗人的定义,在以往的诗论或诗史中,可说早已谈“烂”——这并非贬低,而是事实。比如,说诗人是“创造者”,是“天才”,甚至还说诗人就是“大情人”等等……凡此种种,都是抽去了诗人的“物质属性”而产生的必然结果,其中有合理的成分,但更多的是虚无飘渺的无稽之谈。

笔者对诗人的理解是物质性的,可以归纳为这么一句话:诗人是一些能敏锐感知自然、人类、社会等微弱变化和强烈律动的“动物”。就如同那些能敏感于地震前兆的动物一样。当麻木的人们还未感觉时,诗人已经感到了“微动”,以及由微动可能带来的巨变;当人们感到了“微动”时,诗人已经准备迎接巨大的变革;当人们被动地处在变革中时,诗人早已擎起前进的大旗,在前面摇旗呐喊、大声疾呼了!当人们处在激流漩涡中,想摆脱想求生时,诗人早已在为使命而献身,或死亡,或新生……

这就是笔者心目中的诗人,而且还十分坚定于这样一个观念:如

果撇开诗人的“物质属性”，强加于他一些人为的属性，那么新诗论者再怎么努力，也将永远无法“复原”新诗史完整的本来面目，也无法写好和写全中国的新诗史，这可以说是以往成型的新诗论和新诗史较为致命的一个弱点。

正因为诗人有着固有的“物质属性”，因此，他（她）必然会把敏锐的触角所感知到的“物质”或“非物质”，以文字、韵律或节奏加以尽情地发泄与表达。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最先出现的文学体裁就是“诗歌”，那是一种原始的感知，受情绪、良心、使命驱使而产生的韵律与节奏，一旦产生，也便成为另一种“物质”，同时又以“物质”的形态去激励、感动所有的人……笔者想，新诗与旧诗的最大区别，就在这里。新诗不受“格律”与“框框”限制，而是受感觉的律动驱使，如以这样的标准来选择“入史”的诗人，那么一大批在当时呻吟过、叹息过、狂呼过、呐喊过、发过微光、燃起过烈焰、曾被排斥在外的众多诗人也许就可能重获“新生”。

“第三种人”的代表杜衡曾经讲过一句至理名言：“在年轻的时候，谁都是诗人！”这句话的关键词是“年轻”。“年轻”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敏感、激动、热情，甚至犯错。在此时，“犯错”也变成了可爱，那是应该会被原谅的。杜衡的“年轻论”，与笔者的“物质属性”是相吻合的，也就是说，唯有使所有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出现过的诗人都能入史，那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，道理很简单：只有先存在，才可能有评判！具有评判价值的史著，在史料残缺的前提下，能够自圆其说吗？显然不能！

当然，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例外，或者称之为“个案”。比如一些著名的作家，在其年轻时，压根儿就没有写过新诗；有的虽写过新诗，但后来并没有成为新诗人，甚至仍回到了旧路，热衷于去写旧诗了；有的虽写过新诗，可是从未出版过新诗集，这样的作家如果着意统计的话，估计也不少……另外，还有一些较为奇妙的现象存在，比如推崇过“普罗文学”的诗人，也会写出伤感的诗；而陷于颓唐的诗人，也不时地写出



激奋的诗句,呈现出的是种种矛盾体,而所有矛盾体,都是由“诗场”之源的诗人所引起的……

对诗人的感知一旦建立起来,也便进入了“诗场”的第二层次——诗社和流派。这句话也可以这样来理解:只有有了诗人,才会有诗社和流派,诗人仍然是“源”。但是,单个诗人在呻吟、呐喊、歌唱之后,总感到有一种孤单与寂寞感,并为这种感觉所驱使,向四处寻觅唱着相同旋律与节奏的志同道合者,于是便形成了诗歌社团,几个或十几个诗人聚在一起,同声吟唱,歌声嘹亮,形成了一种“诗场”的震动效应;同时又在一起相互切磋,共同提高,“诗场”的内涵得到了提升,久而久之,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流派,笔者认为这是“诗场”的一种非物质形态。谁能准确说出“流派”的物质性吗?很难,但它确实存在,且以一种“流”的形态向四周扩散推进,从而又反过来对诗人和诗社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,“诗场”的效应显得非常明显。

然而,“诗场”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,当它受到内力与外力的影响时,“场”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分离瓦解,也可能重新形成新的组合,形成新的“场”——只要认真读一读少有偏见的新诗史,您就会有深切的体会,在此无需赘述。

在“诗场”之中,诗人、诗社与流派,这三者是在“场”内发生相互作用的,而这种作用加上外界合力的结果,便产生了新诗集,也就是版本。因此,新诗集版本是既有“诗场”的痕迹,也有“诗场”外附带的种种形态,而最为突出的形态,就是版本能突破时空的限制,“无限”地延伸下去——当诗人死去、诗社和流派消失后,十年,百年,甚至千年,版本可能仍将存在。它的寿命远比“诗场”内的物质长寿,如果没有天灾人祸,再加上精心保护,它也许就能真正“万寿无疆”!它的长寿,也就是在延长诗人的寿命,使诗人在肉体消失后,保持精神的永存。而百年之后的人们,对诗人、诗社、流派的认识,并不只靠文字记载,而更多的是以版本形象为切入点,去揭开新诗史的另一種崭新历史……这历史,